

# 回眸“如意袋”：Condom中國傳播小史

謝 泳

人類原初的智慧，往往體現在與他們日常生活最緊密的器物中，比如鍋碗瓢盆，桌椅床橙一類，後世再變化，變化的其實主要是材質，造型和實用意義，一般不出原始智慧，而且這種智慧的顯現總是具有凝固和相對穩定性。也就是說，在相當多的人類活動中，有一種初始即成型的現象。因為簡單的智慧其實就是最高的智慧，最切實用和最符合當時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佳選擇。本文通過避孕套在中國的傳播，說明人類智慧顯現的某種特點。

避孕套(Condom)，現在一般稱為安全套，它的實際意義其實早已超出了避孕作用，而成為人類性生活中的主要器物，特別是愛滋病發現以後，避孕套更成為人類性活動，特別是婚外性活動的主要器物。但關於避孕套起源的具體時間以及它的中國傳播情況，目前的研究還極少。有時我們難以想象，在中國節育史上，一個極小的器物中映現出的社會文化內容其實相當豐富，它的由私密到公開再到普及的過程中，包含了人類追求美好生活同時也防止疾病傳播的一般心理。本文撮拾零散史料，以引發更深入的研究，時間限於1949年前的中國文獻。

## 一、Condom的普遍使用

避孕套的普遍使用是相當晚近的事。楊步偉在《雜記趙家》中，回憶她上世紀20年代初在歐洲時的生活時，多次提到，對於避孕方面的事非常苦惱，

當時主要的避孕方法還在女方，至少她在回憶錄中，還沒有提到當時普遍使用避孕套的事實。她回憶說，在柏林找了好多醫生調查生產限制的方法，“他們多數是用鋁做的套子，在小尺寸不同須經過醫生的配比方可，醫生告訴我們說好多人每次都須醫生來給套上子宮口……再問他們還有沒有其次的簡單方法，他們說可以用海綿蘸了甘油(glycerine)放入腔內也可以，不過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並且不是藥不靈，而是一班人不當心的緣故。”<sup>①</sup>

現在一般認為，避孕套的說法，可能是由避孕藥轉化而來，避孕藥這一名稱，最早是1951年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夫人在紐約舉辦的一次晚宴上確定的。<sup>②</sup>

1898年，“美國軍醫局局長辦公室的圖書目錄總編”中，關於避孕的引文就列了滿滿兩頁。那些引文主要側重於避孕套的使用、陰道清洗法、栓塞藥濟、止血棉塞及子宮帽等方面的內容。<sup>③</sup>

把性與懷孕分離的歷史，可能是從避孕套的發明開始的。根據1709年英國的一家雜誌《塔特勒》的報道，男性用的避孕套是威利斯咖啡屋的一名老主顧首先發明的：“這間房子的一位醫生……受到外科醫生的妒嫉；因為他為愛的歷險發明了一種避孕裝置，並不客氣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這種東西。”然而這家雜誌泄露說：“這名英聯邦的客人……以其名字命名這種裝置後，人們在談起他時都覺得下流。”一個流行的故事稱，這位查爾斯

二世醫生為避孕套先生。1708年，一名英國詩人稱贊“避孕套”的命運，將像坎頓的名字一樣持久。這首詩提到人們在聖詹姆斯公園、春天花園、普雷宮等地出售避孕套，但只是為了防病，而沒有提及避孕用途。18世紀20年代，懷特·肯尼特彼得波拉夫大主教之子（他後來也成為一名教區長）贊揚避孕套使女人從“生兒育女和當小老婆”的地位中解放出來。<sup>④</sup>

霍普金斯學院婦科專家和控制生育研究領域的先驅阿蘭·格特馬克博士於40年代後期也進行了一項調查，他調查的對象是2000名育齡妻子（職業婦女）和白領階層的男性。調查中，格特馬克博士發現，有41.7%的人使用隔膜和膠液，43.3%的人用避孕套。<sup>⑤</sup>

據統計，上世紀50年代，每年用於避孕藥具的消費估計約為2億美元，其中大約一半是避孕套。不過避孕套的使用量還不及衝洗器（洗滌水），儘管它比後者有效得多。在那10年以前，1940年左右，避孕套粗制濫造的很多，至少有一半是無效的。然而到1947年，5家大公司便生產7.2億只避孕套，經檢測，其質量效能大大提高。一只避孕套的生產成本約為0.8美分。

避孕套進入人類日常生活中，基本是上世紀40年代後的事。安克強在研究當時上海妓院中性病的傳播情況時，特別指出，直到1945年還完全缺乏關於使用避孕套的建議，在兩份主要的醫學雜誌上確實沒有外國或中國的醫生發表文章，提到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即使作者是在討論與性病傳播的有關問題。而在那些並不怎麼專業的刊物中，也沒有了一本《上海指南》甚至是《嫖界指南》建議使用避孕套，儘管他們一直在警告與那些最普通的妓女接觸時要預防被感染的嚴重危險。只有在1945年以後，警方才明確要求妓院為妓女購買預防疾病的制劑和設備，並責成嫖客使用避孕套，但這條規定並沒有被遵照執行。<sup>⑥</sup>

## 二、中國人對Condom的關注

李零在研究中國方術時，曾提到美國馬克夢（Keith McMahon）告訴他，明代色情小說《一片

情》中出現使用“角先生”的細節，李零由此認為“避孕套的設計恐怕正是從這類東西受到啟發。”<sup>⑦</sup>李零的這個判斷，很有洞見，它說明人類在許多事物上的感受和顯現的靈感具有同一性。

李零提到的這個細節是：當小說中人物余娘和索娘在一起時，余娘“一把摟住索娘向袖中亂摸出一個東西來。仔細一看，乃尿包皮兒做的，長五六寸，有一把來大。余娘看了笑道：‘做得像！做得像！怎得把它來用？’”<sup>⑧</sup>

這個細節同時也提示我們，早期避孕套的起源，可能多數與人類的色情活動相關。觀察這個細節，發現它已出現了器物明確的使用目的，雖是同性間的性活動，但已有了防止疾病傳染的“衛生”觀念，並有了對器物材質、造型及使用的描述。小說中的描述，一般是真實社會生活的投射，真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出現過的器物，很難在小說中被細致描述。

李零指出：“避孕套是本世紀對人類生活起了巨大革命作用的東西。它的發明，在科技史的研究上是個大問題，西方學者多說，現在歐洲人使用的避孕套是由16世紀意大利解剖學家法羅波斯（Fallopis, 1523—1562年）發明。據說在1564年（即他死後兩年）出版的一本書中，他宣稱自己發明了一種用亞麻布制成，套在龜頭上，用以防止梅毒的小套。這種小套就是現代避孕套的雛形。後來到18世紀，人們開始用羊腸或魚皮代替它，並用以避孕，但使用不廣，只限於妓院和少數特殊的商店。只是到19世紀，即1843—1844年，由於橡膠硫化技術的發明，才使人們有可能制造出性能與今日類似的避孕套，並在1870年前後得到普及，大量生產，廉價出售。另外，據說16世紀上半葉，日本也有類似發明。這兩個時間，彼此相當接近，大體在我國明代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間。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間範圍正是明代色情小說和春宮版畫廣泛流行，日本對華貿易興盛，並從中國進口各種色情制品，以及意大利等國西方傳教士開始來華活動和梅毒傳入中國的時間。”

李零認為“這些幾乎是發生於同一時間範圍內的事件，它們之間是否曾有某種聯系，避孕套的發明會不會與中國有關？當然，這一問題還要做進

一步的研究。”<sup>⑨</sup>

與一般日常生活品不同,作為一種隨用隨棄的私密器物,早期避孕套的實物,我們見到的可能性極低,所以一般還只能在文獻的描述中發現它的存存。

中國較早注意到避孕套史料來源的,可能是鍾叔河。他在介紹清代張德彝《航海述奇》《歐美游記》時,曾注意到這兩本書中關於避孕套的知識。鍾叔河說:“更有典型意義的是張德彝對避孕套的描寫和議論。……這種《航海述奇》中所記的“英國衣”、“法國信”,都是中國關於西洋避孕工具最早的知識,在科技史上自有其價值。”<sup>⑩</sup>

張德彝是清代道光年間出生的,他到歐洲的時間約在19世紀70年代初,他對避孕套知識的注意,很可能是中國文獻中較為明確記載此物的記錄。後來劉善齡編《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一書,其中介紹避孕套的史料,即來源於鍾叔河的提示。<sup>⑪</sup>

張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說:“又聞英法蘭國有售腎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據云:宿妓時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為之設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間,雖云却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此物法國名曰‘英國衣’,英國稱為‘法國信’,彼此推諉,誰執其咎,趣甚。”<sup>⑫</sup>

張德彝在日記的另一處還提到:“聞外國人有恐生子女為瘰者,乃買一種皮套或綢套,貫於陽具之上,雖極倒鳳顛鸞而一雞不卵,其法固妙矣,而孔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sup>⑬</sup>

張德彝日記中的記述,應當說是中國人關於這方面所見的較早知識,無論他當時判斷如何,這個史料對研究避孕套起源有幫助,其實他已描述出避孕套的兩個基本功能和使用場所:“衛生”和“避孕”,它在妓院中流行。

人類的許多發明,隨時代變遷消失了,那些一發明即永不消失的東西,通常總是與人類生存本身相關,所以這種類型的發明中,不但包含人類的智慧,也包含人類的情感和想象。

### 三、中國部分文獻中所見Condom史料

避孕套的起源,一般認為還是來源於西方,從稱為“法國信”還是“英國衣”即可看出,它的成形和普遍使用,最終是依賴於現代化學手段才完成的,這方面西方有明顯優勢。

避孕套在中國傳播初期,由於中國文化中缺乏自覺主動避孕的習慣,它的傳播基本是在色情場所,是為防止感染疾病。初期有幾個稱呼如“陽具袋、如意袋、如意套、風流如意袋”等,由稱謂即可判斷其用途,稍後才成為明確的避孕工具,具體時間雖然不好判斷,但大體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才普遍用於避孕目的。

上世紀20年代中期,王雲五等主編《日用百科全書補編》時,在避孕的“器械法”介紹中說:“兩性接觸時,男性生殖器,用樹膠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內,但用前必須將膜消毒。”<sup>⑭</sup>

此類普及日常生活常識的工具書中,雖然已介紹了避孕套的實際使用方法,但還沒有給出正式的稱謂。本書十年後的修訂版在介紹“避妊新法”中,先後介紹了“別居法、洗滌法、器械法、中止法”等,其中介紹“器械法”時,依然用了十年前的舊說。“兩性接觸時,男性生殖器,用樹膠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內,但用前必須將膜消毒。”<sup>⑮</sup>可見關於避孕套名稱的流行,當時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稱謂。金浩1936年編著的《秘術千種》一書中有“梅毒預防秘訣”,但此書中沒有提使用“保險套”為防止方法。<sup>⑯</sup>可見當時避孕套的普及程度還不高。

姚靈犀《思無邪小記》中曾專門提及此物,他說:

“今之洋貨肆或藥房中,嘗售有二物,一曰風流如意袋,係以柔薄之皮為之。宿娼時蒙於淫具,以免微毒,侵入精管,因能防制花柳病也,故亦名保險套,更有一種附有肉刺者,可增女子之歡情,但於用之者終嫌隔靴搔癢耳。囊底有一小園球,中空,適當馬眼,可泄精於內,間有用之避孕者,但往來衝突,破裂堪虞。此袋偶一戲用則可,陰陽不能互達,熱度不能射激,殊非衛生之道也。”<sup>⑰</sup>

可見當時藥店中已有此物出售,特別是他提到的第二點“更有一種附有肉刺者”,至今還是安全

套製造中依然使用的基本方法，由此亦可知中國早期性用品的銷售并不僅限於藥店，流傳并無嚴格限制，此中也反映社會文化對外來事物的態度。姚錄犀本書中還有一首《調寄水龍吟·咏風流如意袋》詞，其中有：“似水蠶帶蛹，玉龍包口，蓬瀛客，居奇貨。遮莫魂消真個，論歡情卿當勝我。休譏小器，堪藏夾袋，房中術妥。”一類的句子，雖屬文人惡趣，但作為史料還不無意義，特別是指出了它由外邦傳入，所以非常希奇，由此可判斷當時避孕套的流傳程度。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中，也專門敘述過早期避孕套的作用及來歷。他說：“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濕毒，兼之常服瀉藥，染之受罪非淺，悔之莫及。此衣係外洋機器製造，用之勝常，一切穢毒之氣不能滲入。價亦頗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遠處信力自給，貴客欲辦，至英大馬路新衙門西轉北逢吉里一街第三石庫門內，至晚不售。”<sup>⑮</sup>此書1928年4月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由此時間可判斷當時情狀，賀蕭在《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中，專門引述了這則廣告，同時也特別指出“花柳病被置於非常顯著地位。”<sup>⑯</sup>

周越然《言言齋性學札記》中曾記：“天下最不平之事，莫如生育。能孕者一觸即成，不能者萬衝無效；多孕者帶佛國帽，以求根治，不孕者用救苦丸，希冀得胎。但每打‘佛帽’必有一漏氣者，此制帽國家之法律也，用之等於不用。昔農夫某，每年得子，厭之，杜造鱗魚皮為帽以為阻隔，不料次年其妻一胎兩子，求少反而增多，夫婦二人弄得莫名其妙，後來細細一想，知鱗皮之上有眼孔二，用時未曾填補，生命元子進出之路既分為二，胎兒之數量應成雙也。此雖笑話之極無根據者，亦足以見帽類之不常有效也。”<sup>⑰</sup>

上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文獻中常出現避孕套史料的有幾個方向，一是掌故筆記中，一是專門介紹避孕和節育知識的科普類小冊中，還有一種是翻譯西方節育知識的譯著中。我估計藥店的銷售目錄和進口物品統計目錄一類史料中，也可能存在相關史料，可惜沒有見到，特別是進口統計目錄中，如果能有避孕套的年度進口具體數目，可以幫助判斷中國人對性病流傳和當時妓院梅毒出現

的一般情況。這幾類文獻中的避孕套史料，雖然說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歸納起來，大體可看出避孕套如何由一種陌生的色情場所專用品而普及成為一種日常知識。當時這些文獻中凡提到避孕套，多數都有記述其來歷的文字，可見還是一種陌生物器。但隨着相關知識的普及，避孕套在當時文獻中出現的頻率累積度很高，也反映當時社會對外來事物的接受能力。

1927年，桑格夫人著、宋學安編譯《美樂之家》在上海出版，該書專設一節：“橡皮套的功用”。其中說：“因之男子方面，都用一種極薄的柔橡皮所制成的橡皮套，把陽具完全套沒。交媾時用之，精英液即泄在套中；那么精蟲便無侵入子宮的機會，如此即不可致成孕。這種方法，在美國最為通行。這橡皮套也倒處可得。（譯者按：此種橡皮套，就是吾們中國俗稱‘如意袋’這一類的東西，現在各西藥房中，大概都有出售。有日本制及西洋制二種，以西洋制的為可靠。）<sup>⑱</sup>還有更詳細的記述：“橡皮套有薄膠質制的，要橡皮制的。其質薄而透明有伸縮力，無眼縫，可以耐磨擦而不破裂。所以精蟲在套內，一無機會可以突出而入子宮。不過用時如不留心；或所用的過小，包住生殖器過於緊窄，難免有不破裂及裂孔的危險。如果破裂，則節育的目的完全失敗了！因為用者并未擦破，而女子已不知不覺得胎了。所以用這種皮套，其容量必須適於生殖器膨脹的極度為要；決不能太小，太緊，以至用如未用。如果用時留心，則於免妊及防毒上，確有一種效驗。用橡皮套須留意的一件事：就是在抽出生殖器時，不能使皮套脫落；否則精蟲仍有侵入陰道，游進子宮的可能。又用過之後，最好隨及棄去。如果還要留為下次之用，那么必須於消毒殺蟲藥液中，浸洗乾淨，等乾燥後方可再用。”

這些史料中，對避孕套的來歷和製造質量也有說明，從中可見當時避孕套除了西洋進口外，還有日本這個渠道。在人類文化傳播史上，私密物品傳播程度越高，數量越大，越能說明交往的普及程度，越能說明文化融合的滲透程度。因為日常生活品，尤其私密用品有一個由高到低的傳播過程，早期總是由外交人員或者身份較高的人員承擔這個職能，慢慢流傳到民間，當它可以成為公開的商品

進口時，說明一種文化的融合和認同已基本完成了。

《科學生育法》一書中專門指出：“追迹‘陽具袋’底來源與其歷史，頗饒興趣。在中國與日本當妓女者常用油絲紙堵子宮口，此種方法極簡陋。歐洲十六世紀中葉，意大利初用此法是用亞麻做的宮帽形，適合套在陽具上，Fallopian極贊成此法。工具進步，乃改用羊的盲腸來制，後又用魚膠。至十七十八世紀時，其製造法乃更精良了。是時英國也已採用了。著稱‘陽具袋’統名為Condom法。”<sup>②</sup>

這種介紹，可以說已是一個避孕套的小史，其中包含的知識量相當豐富，不但給出了器物起源的基本思路和方式，連名稱和發明者也介紹出來，想到當時此類普及性的書流傳較廣，可以判斷中國社會對避孕套接受的廣泛程度，當這種知識成為日常知識時，它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和性生活方式。

中國健康學會編《現代節育法》第五章“男性的節育方法”中介紹，用一種的物質套在男性的生殖器上，現在這種東西全是用一種極薄的橡皮制成，叫做陰莖之衣，普通稱為“保險套”，書中認為，這種方法在避孕的科學中占有相當的位置。“有些醫學家，時常認為‘保險套’這種東西，并不一定是這樣的妥當使人滿意，橡皮微小的破裂，是失敗的原因。不過經製造家的改良，這種情形已不常見，所以如果用一個最高等的，自然很少有破裂的危險。每一次使用以前，要一定試驗一下。為使不致有微小的破裂起見，最好先用氣把它吹起來，並且在未使用前，就這樣的短時間內不必去管它。要知道精蟲的形式是這樣的微小，就是極小的破裂也能穿過去的。”

本書中還特別指出了避孕套流行初期，人們對它的基本認識。書中指出，關於節制生育，在勞動階級的許多人中，有一種極普通的謬說，認為使用保險套尚能惹起肺癆的可能性。這固然是錯謬的比喻，然而作者對這種見解很表同情。書中同時還提到了避孕套的價格。書中提到，“保險套的價格，是往往令人可驚的，它是不應當這樣的昂貴才對。民衆們對於節制生育的需要性，有了相當的印象是對的；不過他們認為一種方法，如果它的價格

是很可觀，一定是可靠，這種理想是錯誤的。這種奇異的比喻是由於醫院商店內一個賣零售藥品的人，他對於節制生育運動是很抱着熱心，仁慈，告訴我的。他時常擇出一種極賤而且物質極佳的保險套，每個價值不過幾個便士；但是事實上，一個月的功夫很少有人來買這種價廉物美的東西。後來他們把這一種的完全不賣，另把一個價值每個二先令的放在目錄上求售，不到兩星期的功夫完全售盡，並且還接到各方對這種物質有誇贊的信箋，所以他感覺人民對於物品的優劣，是以價格來做標準的，這種思想很難有使他們更改的可能。同時我在已經很早使用過的人們中得到證實，就是他們耗費很可觀的價值來買極優品的保險套，結果十二個之中有十二個是破裂的，失敗的。現在經專家的改良，橡皮的原質和可靠性已經增高了；並且可以用一先令的代價，得到三個很好的了。不過應當直接到幾家可靠的醫學化學師那裏去買，萬不可到普通賣橡皮的商店裏去，因為那裏時常以這種東西，作為淫猥招攬顧客的物品：結果，不但使人不滿意，而且他的的傷害性也很大，價格也可觀的不公道。”<sup>③</sup>

從翻譯介紹外國避孕套知識和人們對它的認識理解開始，這是中國避孕套傳播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社會的接受渠道是先介紹節育知識，同時伴隨介紹避孕套的歷史和使用方法。

潘公展翻譯的司托潑著《兒童愛》一書中認為：“阻止精蟲游進子宮，如果不用前面說過的橡皮帽遮沒子宮口，那麼可以用方法遮弊男生殖器，也能完全達到目的，這個方法也許是流行的方法中間最著名的一種，而各種名目不同的‘陰莖套’(Sheaths)，即‘如意袋’之類，用橡皮、膠皮、或絲綢做成的，市上也盡有發售，不過質料和形式自然不止一種，但是在主要點，它們都是相同的，它們都有包裹男性生殖器，阻止精蟲漏入陰道。這些陰莖套自然是許多人所認為最是無害的方法，如果一對夫妻使用的很滿意，那就不一定要去指責它們，但是，據我的意見，確有許多反對理由，足以說明除了特別情形以外使用陰莖套實在是不適宜的。”<sup>④</sup>

據說此書1918年出版後到1923年銷售了近30萬冊，當時影響極大。人類對各種知識的接受過程

中，依賴流行讀物接受的程度，常常要高於專門的知識傳授，日常知識和生活經驗結合，沉澱為生活習慣後，一種知識的傳播事實上就完成了，私密用品的傳播有一種非公開提倡和個人自覺認同的過程，因為私密生活的非交流性導致相關知識的接受呈封閉狀態，這其中普及讀物的作用相當重要。

葉群、黃嘉音譯、史東醫師夫婦著《婚姻生活指導》，也是一本當時流行較廣的書，書中對避孕套的介紹是這樣的：“再有一種防止精蟲進入陰道的男用的方法，就是在性交的時候，用一種套子，把男子的生殖器套住。這套子通常稱作男用避孕套，亦稱衛生套，據說這是距今約四百年前，費洛畢斯(Fallopious)設計制造的。實際上這種避孕套具有雙重功用，它兜住了精液，可以避孕，同時它遮沒陰莖，又可以防止花柳病的傳染。避孕套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所謂‘魚皮’套，是特別選用某種動物的皮膜制成功的；一種就是橡皮套，是用天然橡膠，或是人造橡膠所制成功的。魚皮套用前，必須先將它浸濕，這當然不大方便，不大適用。這種魚皮套雖然售價比較昂貴，但實在并不比橡皮套好多少。”<sup>26</sup>

這些介紹中多次提到早期避孕套使用“魚皮”制造的事例，可能對中國手工業史的研究有啟示，比如它的制造應當是相當精密的手藝，而這種手藝的流傳可能有私密性，它可能在南方較盛，因為是昂貴的消費品，必有特殊的銷售渠道等等。

當翻譯介紹性作品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中國人自己編纂的相關著作也開始大量出現，而且慢慢會取代翻譯作品，這種取代，其實也是一種知識的普及和為社會認同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融合現象。

嚴與寬編著《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已不再以介紹的姿態傳播一種新知識，而是直接說明，雖然知識的來源是外國的，但已化為了自己的一種認識。嚴與寬認為：“避妊袋——俗名如意袋，亦系橡皮制成。大小藥房均有出售，價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將避妊袋套在陽具上，待丟精時，精液則完全留存袋內，不致流入陰戶。此法本最安全，不過這東西容易使夫婦間發生一種隔膜，減少性交時的樂趣。並且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時應各外注意。常用避妊袋來性交，不但減少興趣，並且有時夫婦

間會發生神經病。不過偶而試用，則固避妊之妙法，而完全無損於人體之健康。”<sup>26</sup>

郭泉清在《實用避孕法》中認為：“男用長橡皮套——這是用膜制的囊袋，於交媾時套在男子的陰莖上，將陰莖封閉於此袋內，則精泄於袋內，而不匯入陰道。最初所用的是動物的膀胱或腸管所制，也有絲制的，現在則多用橡皮，形如圓筒，分大中小三種。套太小則將勃起的陰莖緊壓，發生痛感，過大則可能在交媾抽動時脫落。選擇時應以半勃起的陰莖為準，則可免太小或太大的缺點。其尖端每附一小池，以盛泄出的精液。此套不用時可以卷疊，面積甚小。宜置於通風的暗處，又須保持乾燥，則可耐久。用時宜先吹氣，使之膨脹，以試其是否漏氣。漏氣者則可能漏精，不且使用。又須用兩手拉它，以試其彈性，失去彈性的也不可。試後再將此套卷疊如故。塗一點水在陰莖上，使橡皮可緊附於陰莖上而不致脫落。然後置套於陰莖頭上，將小池內的空氣逐出，向上卷套，以至其全長，這樣使陰莖密閉於套內，而套亦不易脫落。此法的優點在它的簡易，表能防止花柳病的傳染，因此一般人稱之為‘衛生袋’或‘保險套’。這種方法無需醫師的指導，攜帶方便，購買又易，因此用的人相當多。但是它的缺點也不少：一、不甚保險——據海爾氏調查所得的結論，其保險度僅有百分之五十一，與其它化學藥品合用時，其保險度大為增加，所以不宜單獨使用。二、大小難以合適——過小則緊壓陰莖而有疼痛，過大則於交媾抽動時容易脫落而不覺得，過小可能破裂。三、橡皮套內常有小孔，用時未檢查出來，或失去彈性而有小裂孔精蟲乃由此小孔流入陰道內。四、減少男女的快感——因兩性器官隔以橡皮，不能直接磨擦，以至減少其快感，尤其是男子方面，不過在易泄的男子，有時可以利用此套而延長時間。五、性行為不能連續——用時須陰莖勃起而有性衝動時，因此用此套須將連續的性行為截成兩段。有時性行為被截斷後，陰莖變軟而不再舉，致性交不可能。六、女方不能吸收精液——精泄於袋內，女子不能吸收男性的精液，男子精液的内分泌素及其它成份，據說對於女子頗有益處，而用此套時則女子得不到這種享受。”<sup>27</sup>

書中還認為“男用短橡皮套，此類短橡皮套亦

稱美式橡皮套，甚短，只能將莖頭包套，故在交媾時，莖幹仍與陰道直接磨擦。較用長套者有快感。但較易套落，而且不能防止花柳病的傳染。它的利弊也與長套相似。”這個介紹顯示了人類在避孕和性快感之間的困境與想象力，是關於早期避孕套形制方面的史料。

許晚成《男女避孕法》中介紹“避孕袋避孕法”時，說明避孕套“俗名如意袋，亦係橡皮制成，大小藥房均有出售，價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將避孕袋套在陽具上，待丟精時，精液則完全留存袋內，不至流入陰戶，此法本最安全。不過這東西容易使用夫婦間發生一種隔膜，減少性交時的樂趣，並且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時應格外注意。用避孕袋來性交不但減少興趣，並且有時夫婦間會發生神經病，不過偶而試用，則固避孕之妙法，而完全無損於人體之康健。”<sup>⑳</sup>，“以前有如意袋一種，套在陽具之外，射精時可以隔絕精蟲，可是大都嫌太厚，而且易裂，交接時候不能暢盡魚水，次晨往往引起頭暈目眩諸患。要是破裂，也許適以成孕。現在有許多新出品，質薄堅韌，交接時如將袋的外層，再敷上K·Y·Jelly或妙特靈油膏，可使兩性器官增加近密，此兩種油膏發生一種幽香，可以增進性欲的強盛。”

汪企張著《避孕法》“男子的精蟲，不入女子的子宮時，便不能成胎。尋常藥房裏，有風流如意袋出賣，他的目的原為預防染毒起見，但是也可避孕，因為男子所出的精，仍留袋中，未接女子生殖器的緣故。不過這種皮袋，厚了，好似隔鞋搔癢，減退快感，薄了，極易破裂，仍舊無效，所以也是一種消極的方法，聊勝於無的意思。”<sup>㉑</sup>

林俊千編著《新家庭》“男子的節育方法，普通所謂忍耐，不使精射入女性生殖器，但這是不可靠的方法。只有用保險套，一只極薄橡皮做成的袋，套在男性生殖器上，這樣，使精液不會射入女性生殖器。不過，得留心這橡皮套有微小的破裂，要是有一綫的破裂，那就等於不用。而且價格相當的貴，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購用的。”<sup>㉒</sup>

孫嚴予《今日避法與性心理》一書中提到：“男用如意袋係精薄橡皮所制，成一袋形，恰可套上陰莖，袋之頂端有一小袋，為儲精所用。該項如意袋，勝利後，在我國各大城市已極普遍，街邊小攤均可

買到。因為精蟲極小，數多，而活潑，故極小之漏洞亦可引起精蟲通過之可能，故使用前必需檢驗是否有小洞。該法避孕之目的頗可靠，但是因為雙方之生殖器隔了一層橡皮膜，性交快感大為減少，如隔鞋抓癢。再男女雙方之生殖器相互浸潤在雙方之分泌物內，不論其是否為雙方生理上利益，却是性交當時莫大之快感。該方法剝奪了雙方這一個重要的享受。有些人在性交中不帶上如意袋，而在男人快射精時，再帶上去。這方法固然可以，免這一缺點，但是性交中無防衛方法，性交中滴出精液少許時，即可受孕。所以這方法在性交之滿足是極大之防礙，現在除預防花柳病者所採用外，健康夫婦正常性交時不採用之。”<sup>㉓</sup>

孫嚴予提到“勝利後，在我國各大城市已極普遍，街邊小攤均可買到”一語，大體可以說明上世紀40年代中期後，避孕套的普及程度已相當之高，但當時中國還沒有專門製造避孕套的工廠，說明它主要還是依賴進口。

避孕套在中國傳播中，我還沒有見到過有阻力的例子，這說明中國人的性觀念相當開放，接受外來文化的能力極強，同時也說明中國人對人口壓力的意識也相當自覺，而且避孕知識的普及程度非常迅速。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楊步偉，在上世紀20年代在歐洲還為避孕所若，但到了抗戰後的40年代中期。避孕套在中國用途和容易得到，已成為日常生活知識，這個時間非常短暫。而避孕套的名稱，從初期的“如意袋”經歷“避孕套”到現在人們習以為常的“安全套”，它的功用經歷“衛生”和“避孕”後，一般又回歸到了“如意袋”的原初意義上，這個變遷體現了人類在節育和性活動中的豐富感情和心理，同時也展現了人類在原初生命活動中的智慧和想象力。

2009年3月8日於廈門大學

【謝泳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注 釋

- ① 楊步偉《雜記趙家》第219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北京。
- ② 伯納德·阿斯貝爾著、何雪、曉明譯《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藥物傳奇》第6頁，東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 ③ 《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藥物傳奇》第30頁，東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 ④ 伯納德·阿斯貝爾著、何雪、曉明譯《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藥物傳奇》第73頁，東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 ⑤ 伯納德·阿斯貝爾著、何雪、曉明譯《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藥物傳奇》第81頁，東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 ⑥ 安克強著、袁燮銘、夏俊霞譯《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第16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上海。
- ⑦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456頁，東方出版社，2001年，北京。
- ⑧ 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第760頁，巴蜀書社，1993年，成都。
- ⑨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第456頁，東方出版社，2001年，北京。
- ⑩ 鍾叔河《走向世界》第103頁，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
- ⑪ 劉善齡編《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第2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北京。
- ⑫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之《航海述奇》第498頁，岳麓書社，1985年，長沙。
- ⑬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之《歐美環游記》第744頁，岳麓書社，1985年，長沙。
- ⑭ 王雲五等主編《日用百科全書補編》第35編第1頁，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上海。
- ⑮ 《重編編日用百科全書》中冊第3948頁，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上海。
- ⑯ 金浩《秘術千種》第317頁，民國二十五年，出版地不詳。
- ⑰ 姚靈犀《思無邪小記》第71頁，民國三十六年，天津書局出版，天津。
- ⑱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第257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上海。
- ⑲ 賀蕭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第23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南京。
- ⑳ 周越然《言言齋性學札記》第5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桂林。
- ㉑ 山格夫人著、宋學安編譯《美樂之家》第23、24頁，出版協社印行，1927年上海。
- ㉒ Havelock Eliss原著、彭兆良譯《科學生育法》第28、29頁，民新書局，中華民國十八年，上海。
- ㉓ 中國健康學會編《現代節育法》（科學博士瑪麗斯托澄著）第86、87、88頁，健康生活社出版，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上海。
- ㉔ 司托澄著、潘公展譯《兒童愛》第62頁，光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十五年，上海。
- ㉕ 史東醫師夫婦著、葉群、黃嘉音譯《婚姻生活指導》第102頁，家雜誌社，民國三十七年，上海。



- ②6 嚴與寬編著《節育的理論與方法》第116頁，大東書局，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上海。
- ②7 郭泉清《實用避孕法》第47頁，家雜誌社，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上海。
- ②8 許晚成《男女避孕法》第38、39頁，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出版地不詳。
- ②9 汪企張著《避孕法》第28頁，上海大東書局，民國十三年，上海。
- ③0 林俊千編著《新家庭》第47頁，中國圖書編譯館，民國二十八年，上海。
- ③1 孫嚴子《今日避法與性心理》第26頁，中國優生節育促進會，1949年，上海。